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三

序

送邵憲副天衢之福建序

刑部郎中邵君天衢校藝禮闈得奏報爲執政者所
薦僉曰君之惇恪英毅固宜脫穎卽署然自此而陟
列臺省貳九卿可也或假佐外臺以當一面計
命下吾同事者盍各賦詩致贈而退一人爲之引君
曰幸甚旣竣事不再浹旬而天衢有福建憲副之
命矣蓋福建古閩越地阻山薄海間有群不逞者恃
以亡命而肆掠郊垆民用弗寧故例置憲臣奉



璽書往控制將附之以文而威之以武也天衢之膺是任其重矣哉將行諸君既如約登軸乃空上方屬余序之夫古今致理之道文武二者而已文以德勝武以威勝自上世以來未之有改者而亦未嘗岐而二之也故東山之征即制作之公旦而獫狁之伐乃文武之吉甫後世雖稱縉紳介冑分爲兩途然其出將入相以勤勞王家勒銘太常者亦夥矣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奏凱獻俘常見於操觚染翰之士固其所也天衢釋褐仕途幾二十年司水部則奏䟽濬之功居刑曹則著詳當之績試棘院則擅得人之譽而又

撝謙執介聲稱裊然不有文事者乎則於是而往也制其勝待其不勝以其虞待其不虞直舉而措之耳抑余聞之古有弄兵潢池者龔遂却兵以靖其閩有偷生荒裔者張綱文德以懷其歸則民之不逞豈無所自乎譬諸身焉凡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臟六腑肌膚得其比血脉得其通心志得其和則疾無所自生不然未有能免者君之任固有武之道焉惟不徒恃乎武而以文濟之持龔張之心以休養安集於素猶之善醫者治病於未病使盧扁之術無所試焉固吾徒之望也

送太守徐君九霄之澂江序

弘治戊申建議者以淮浙鹽法資國用者十五顧所任非人則私怙倍公而緩急猝無倚辦必得資望重於時者委之事乃克濟 制可於是瀘陽徐君九霄以進士始倅轉運兩淮鹽前此蓋未之有也君感激上意至則杜私門之請謁嚴勢家之誅求權必思惠於商賦必思利於民招撫流徙竈戶設置煎辦器舍清理侵奪草場凡職所當爲者既極力爲之而又以其餘力務爲義舉故量勸分以廣儲蓄使竈民之罹災傷者得免填溝壑興社學以崇教化使竈民之有

子弟者得知嚮禮義出餘積以振貧乏使竈民之未婚娶者得無至失時蓋其憂 國愛民之心如就饑渴而其廉公通敏又足以濟之故奉法而行伸縮變化咸自己出人無不德者一時聲譽藉甚尋憂去繼起復任兩浙而其治績亦如之遂僅滿考擢貳太僕蓋亦前此未之有也君蒞太僕則分理順天各州邑順天居 輦轂之下事之掣肘有甚焉者君移其治淮者治之植廢剔蠹民困藉以少甦而事無不集於是論列其異績者非科則道而大司馬鈞陽馬公尤賞識不置口乃䟽請於 上求出資格用之而澂江

之命下矣蓋在太僕者才四年前此亦未之有也夫
考君所歷隨處輒課異狀而拔擢之典亦屢出異數
固平日飭躬治行有以來之而一時賢士大夫論薦
之公亦豈可厚誣哉余嘗論資格不足以振起豪傑
之士然亦未多見足以膺破資格之選者幸而有焉
則又自恃無所待於外而人亦不得知雖知之亦莫
能用於是資格執於當軸者益堅不可去矣乃如九
霄者則誠脫穎之舉豈獨吾黨可爲彈冠耶古之時
有以布衣或下寮遽登樞要亦有老於一官子孫遂
以爲氏者顧其材與力何如耳觀九霄此舉古道庶

幾其漸復哉九霄濱行其同寅諸公皆相率爲贈而
劉君達夫余同年友也謂知九霄見諉故不辭書之
且語澂江之人曰占君之已歷其亦安能久留哉

送憲副黃君時濟任雲南序

去歲滇南地震晝晦守臣疏奏 上念遠方黎庶或
有綏輯匪人者乃遣大臣往察而黜其甚用懲弗職
於是臬司缺憲副銓曹舉吾同年黃君時濟名以請
制可時濟初舉進士即補脩武令越三年擢任御史
又九年而後得此蓋自釋褐至今凡十又八年遂陟
方面之貳不可謂榮矣乎同官諸君咸彈冠相慶屬

余言賀之余知時濟者也宜其尊官徹爵超躋叙進豈直可爲時濟賀哉滇南之人尤爲可賀耳蓋時濟明達謹厚不務振搏擊刻厲之聲而其嚴重沉深人自莫能犯固有不可犯者故在脩武吏畏民懷政著異蹟既去而人思之迄今不衰而其爲御史也則立朝著按方嶽所至風采震肅誠所謂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者則茲往也夷方僻壤之民不有如百穀之獲膏雨乎雖然余於時濟又有不能忘言者嘗讀漢書竊怪孟堅於兵無志及讀刑法志則所謂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

次用鑕鑿薄刑用鞭朴乃知兵者刑之大者也此者雲貴二藩民夷弗靖師旅至於再出民罹荼毒殊甚聞之談者未有不爲之痛心酸鼻無惑乎災異之頻見蓋軍旅之後必有凶年也然究其始則固有所謂刑罰之不中而然耳以其刑罰之不中也人心憤激宜有不能堪者而饗功倖事之人又出於其間則彼雖夷獠亦血氣之屬耳何所不至而兵安得已哉且兵不可輕動也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在古已然蓋理也亦勢也故易曰師貞丈人吉又曰師出以律或者不能禁其動而又責理勢之所有者於非丈人之人

其爲刑罰蓋不能無頗矣時濟於此能無槩於中乎夫往事固非所論余所致私喜於時濟者則計其持心履行必慎於刑罰而不患其有不中余固爲滇南之人賀者也一婦含冤東海大旱時濟豈以余言爲迂哉

送憲副夏君時雍之任山西序

天水夏君時雍爲御史滿九載擢任山西按察司副使命甫下諸縉紳相知者咸彈冠而慶且爲山西之人喜曰山西古冀州在春秋戰國爲晉地其民儉嗇而貧有唐堯遺風焉至今然也夫地嗇而貧則百

司庶府不能無桑雍之蠹必有嚴明特立者執法於上然後有所畏而不敢肆往年時雍按治兩浙諸逋負民之額賦不輸於官其爲桑雍也大矣時雍根究懲戒弗少恕威惠用誕敷則茲履任也其不有聞風悚惕而匿影竄跡者乎又曰山西在今爲西北要鎮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而民之生其地者俗尚清簡性多質朴故其所以承迎於上者猶有兒童竹馬之真焉視他藩之以毛罽飾地錦繡被墻屋思媚上官者懸絕往年時雍稽覈邊餉於蜀也有司以承迎弗至自械請罰者君畧不究則茲往其肯旌賞

東川集卷之三
逢迎以壞惇朴之習乎又曰山西北連沙漠雲中上
郡悉居域中雖其民務本力穡無游惰者然必籍親
民之吏拊循而休息之斯可以捍禦邊圉而爲之上
者激揚清濁尤貴於持衡不惑以端其趨向也往年
時雍所至皆重愛民之吏凡抑揚陟罰輕重較然又
嘗建議請斥絕浮屠以祛民蠹則茲往有司之視民
如仇讎而朘削之者不有解印綬於望風之餘乎余
聞而壯之曰是非譽言然時雍之賢其可數其事而
稱之哉嘗憶丙午之歲余偕君肄業太學見君處客
館攻苦食淡泊然不以外物經心而其所至凜凜懷

天下之憂論古今人物必以愛國愛民者爲賢其疾
邪惡佞之心屹若砥柱百折不回也余心慕焉比幸
同舉進士踐仕途乃見其所歷卓卓如此與靜言不
少違如談者猶未能盡之也固可以想見其設施舉
措而樹風聲於一方於是乎舉晉國之政以一天下
其惠民豈淺淺哉時雍濱行同年相醜餞而思所以
贈顧諉於余余不佞乃即所聞告之時雍其尚益勵
之哉

送地官黃君鵬舉任南京兼歸覲序

巫山界楚蜀其地擅井鹽之利故俗多不業詩書凡

群於學校者亦多迫於勢耳吾友黃君鵬舉自少穎異目擊里俗所事事不屑獨忻忻焉樂趣就費舍家亦不能違其志既長則窮數日之程負笈受業于經師巫山自國朝士之舉于鄉者才七人而君之祖諱從禮舉永樂戊子科及景泰癸酉後中絕又三十年爲成化癸卯而後君繼焉人已榮君克繩祖武至弘治己未又登甲榜巫山之有進士蓋昉於君夫國家開科百有三十年而獲鄉舉者僅八人八人之中黃氏一家得其二而進士又肇之是何巫山之秀獨鍾黃氏之門哉鵬舉舉進士越一年選主南京戶

部事歲之夏四月將赴任以其太夫人壽踰八袞在堂方康強無恙乃取道歸覲雖征途之觸炎暑巫峽之冒洶濤不暇顧於是鄉之縉紳合餞於都門外謂予同年乃諉以言夫天下之士鮮有不出乎風聲氣習之所感激者惟豪傑之士乃不爲所移易其志固有定焉耳然則鵬舉非豪傑之士耶顧士之溺於俗而不知學者其視利益有重於名也今鵬舉之歸烏紗錦服輝耀閭里自天子之命使以及藩臬郡邑諸大夫皆遣使問候其過者無不謁其間焉人之趨走左右者咸屏氣兢惕不敢少縱則邑之人不有所

觀發視名之重如太山者乎巫山之甲科自今日當
蟬聯繩繼不休也雖然名之所在實亦隨之邑之人
豈但榮君之名而歆艷之乎其有親者必曰鵬舉之
所以事其親而不急于仕如此明日服官政馳聲績
又曰鵬舉之所以居官而惠利及人如此則鵬舉之
不爲風聲氣習所移者將有以移乎人而不但榮名
徽號之烜赫而已矣鵬舉與余非但燕遊之好而其
持心治行余固知之巫山之秀積久而後發豈亦有
自耶

周氏家譜序

古者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而公卿大夫
家又各有宗法以收世族故尊祖敬宗之道上下無
弗惇者風俗之厚有由然也漢唐以來宗法雖寔廢
而名宗右族猶明譜牒之學故其姓氏自受命以來
泝源徂委無弗易考迨季世譜牒亦廢乃有視族屬
爲路人者間有之譜牒當脩則又旁引曲附真贋不
分其不蹈崇韜之失者能幾何哉翰林庶吉士山陰
周君天兆以其世父鄉進士廷瑞所脩家譜示余屬
序蓋周自得姓以來世代綿遠莫詳譜獨據舊牒之
可信者始自元公之祖諱智強智強家於營道生輔

成輔成生礪惇頤即元公也元公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一再傳至彛以祖蔭脩職即累官知開封府遂自南康徙家祥符之東關鎮彛生靖登宣和間進士爲太常博士宋南渡扈蹕遂自祥符遷於杭復自杭徙居諸暨之紫巖盛厚里始定家焉靖再傳至行軍司馬謹其子恪閭恪出居於諸暨之南門恪再傳至茂林之子淇澳澳出遷於山陰之溫瀆村周家橋而淇仍舊澳三傳至宗遠之子才復別居於前梅里今其子孫自諸暨而下皆簪紱蟬聯不絕故各因其卜築之所而異其派而其世次則統以智強爲

始祖傳至今蓋二十世矣支分派別遠有端緒而尊祖敬宗之意藹然於圖牒中其譜始脩於司馬在宋慶元丙辰晦庵文公爲之序尋燬於兵司馬之子恪重脩於寶慶初元至景定甲子恪之子文郁又續脩之入國朝洪武十一年十五世孫務重加採輯宣德八年務之子華又復脩之皆一時鉅儒叙述今廷瑞所脩則又各以其類增入皆的然可信不誣若周氏者可謂好古篤信知重其本者矣古之所謂世家者非徒以其衣冠之盛也顧其德與否耳魯三卿不如四科唐世以門族相高率材子賢孫不隕世德若行

馬別戟之施雖當時亦羞稱况後世乎今觀周氏之譜其衣冠之盛固項背相望也而讀其家約乃懇懇然以忠信道義相戒飭考其文乘又皆有行誼名烈士者爲邦國之賢處者爲鄉邑之望則其傳世之遠豈偶然哉繼自今爲子孫者按圖考牒益思紹前休不替固非但尊祖敬宗於是益篤也而凡觀者亦有所感發不視族屬爲路人則風俗之復古爲易易而是譜之脩其關於名教豈小補哉因爲之序并以告於爲周氏之後者廷瑞自舉於鄉以終養弗任其行誼可槩見宜其汲汲於是譜也

送太守劉君達夫之任序

同年劉君達夫丞太僕簿五年即被簡命守彰德蓋殊遇也故事太僕非歷三考不叙遷即有之亦遐方僻郡未有近畿輔要地如吾達夫者蓋達夫俊爽介特力於任事初司刑太平英聲茂實烜赫騰播逾三載遂以缺風憲被召衆方遲其樹激揚之績於時乃僅擢太僕公論譁然不平而其譽望遂因以益重其在太僕則銳意剗弊惠民政有宿蠹者不惜懇懇疏陳於上如論牧地以定種類擇任官以革宿弊專養戶以蕃孳息親點視以便養戶明白剗切悉

下所司議處著爲令至於公座 朝叅人咸知其非而憚於轉喉觸諱况肯一陳於 上乎君反覆論列餘千言詞直氣充卒致舊典之既廢者復行於數十年之後可謂篤於自信不疑職守者矣以是見重於公卿間而聞於上遂有是擢然則君之所以受職與人之所以知君諒無負哉君濱行凡在翰林相知者皆榮而賀之諉余以言予嘗考彰德古鄴郡也自古爲河北重鎮故守之者多假名臣如唐則宋廣平張文貞宋則李文定田表聖而余所傾心者則西門豹史起也蓋立功於一時者易而流澤於後世者難豹

在鄴開十二渠以溉田起在鄴引漳水以爲利人至於今資之故唐宋諸賢其風節在當時猶可想見而惠政之被鄴亦不能無顧舉其功之及人之久者則如豹起未可少之豈非近古之士篤於自信而不肯苟居其職乎世之仕者飭館傳競逢迎務求不失名譽知所以爲民興利者鮮矣而况於百世之久者達夫往矣余竊有所望也夫太僕之政專以馬之蕃息爲功績而君爲之凡可惠民者尚思竭其心力行之不欲損民以舉職而又有制於人不得行者而君力爭抗論期於必行况今以牧民爲職而又行之盡出

於已者乎豹起之水利昔固資之今豈無可利於民
當興者乎余於達夫竊有所望也若唐宋諸賢之事
達夫宜所優爲而余豈獨覬其爲鄴一時之利哉

送楊溫甫守杭州序

天下藩省以兩浙爲稱首而兩浙之郡以杭爲稱首
比者刑部郎中楊君溫甫被上命守杭州蓋簡任
也命初下縉紳大夫知溫甫者率以爲宜而榮之
蓋杭州自昔謂萬商所聚百貨所殖吏奸民慝未易
推究非負才局者可槩治也溫甫往居法從奉法持
公有謀害其夫者權貴爲之地積歲不決君曰婦之

於夫猶子於父也而可以輕貸則法惡乎用卒正其
罪持此治杭其肯以法媚人而敗倫傷教乎順天諸
郡邑吏多不飭簠簋有數人者跡既敗露而其一獨
善結納欲求出之君竟一置於法以此治杭其肯蓄
桑雍以爲民病乎諸戚畹多倚勢侵奪富民土田有
司莫敢問君獨坐其罪而後知有法以此治杭其有
閭閻豪右之苦也予聞而肆之既又嘆曰是豈足以
盡溫甫哉溫甫明易學才識英悟舉進士有司刻其
文爲程式善爲古文詞一根究於義理而法度整飭
爲名家者賞識不厭其律身不肯以毫髮受汙玷言

辭侃侃未嘗少假借於人若其執法之公議碎之明
乃餘事耳余固信其將以所負顯赫於時而豈但宜
一守哉温甫濱行同官者相率爲贈而以言屬余惟
杭在東南自古慎擇其人守之而亦多垂聲績予所
仰止者則如李鄴侯之引湖水以利民如李公惠之
崇簡儉以矯俗如張忠定之決子婿之訟如蘇子容
釋逋負之民其豈弟仁恕之心清平惠利之政至今
猶可想見而愛慕不替焉以温甫之持心飭行其所
已歷卓卓不群如此則茲往豈多讓於往哲哉惟俗
尚與世移易而爵祿名位易以溺人淮陽之薄尚見

於蘊直之儒况其他耶宜其循良之化僅見於世而
甯虎藏鬼頃刻集事者率相師效以爲賢也温甫往
矣重乎内而不逐乎外盡乎已而不負於人使英聲
茂實日流 天朝雖欲辭顯惡可得乎

送憲副余君誠之任福建序

吾友余君誠之爲御史明法執憲侃侃不阿而其持
心則務思体 國惠民不墜風紀故嘗力於任事不
肯擇難易禍福爲趨避每衣綉所至風采震肅不寒
而慄故事御史臺各分道掌天下之法今而又擇其
才行之穎出者總視諸道章奏君既揚聲耀譽又爲

東川集卷之三
御史大夫浮梁戴公所器識乃以委焉蓋居紀綱之地越若干年所以論天下之事執天下之政斷天下之是而簡黜不肖以輔於公者居多而公信之不疑遂致心勞力疲亦不敢少自懈以是資望日深且重比歲棘寺缺貳卿者冢宰以君名薦雖一時見違而士論益籍籍弗置會福建按察副使缺冢宰復薦君制可於是執政而下咸相視愕錯曰以某之秉心任事獨不可少留以儲公卿之選乎豈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在古固有然也而君畧不介意方且自慶毋夫人年既及耄得取道過家稱觴膝下少罄愛日

之誠以爲幸於乎是豈淺中狹量一違素望即戚戚不色喜者哉君濱行同官相率贈言而濫屬於余竊嘗念天下之事機權之所會類非一人所能爲而亦非庸流所可爲其所以當之者養之固非一日矣昔人有言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齊盤錯芬結欲其解紆黷闇汗濁欲其茹納則所以養之者豈徒積歲累月哉故歷觀古名臣或以功業著或以政事顯或以節義聞凡所以堅其志操而克其識量者要非一端蓋未有崛起驟進不歷試於外者也則誠之茲往於輿論固少拂而於常格猶爲超越安

知大臣以人事 君不於此思所以養之乎重內輕外世之恒情豈以誠之之賢而猶受變於俗也余於誠之非燕遊一朝之好故於諸君見諉不辭而論其大者誠之尚無以余言爲瑱哉

送郡守屈侯考績詩序

吾渝郡守華陰屈侯道伸奏績京師貳守孫君節推雷君合郡之諸縉紳賦詩贈別謂余宜序先是侯視篆甫三年以故事請考績於所司時御史中丞莆田林公殿蜀屬疆圉弗靖腹裏民亦多災公方籍一二有司之良翊贊其治法征謀所不逮乃報弗許又越

三年侯復以故事請時安陸劉公希範受代報如前已而邊陲少靖許之余方歸覲里下得侯之報爲之喜而不寐客有讓之者曰甚矣子之無意於吾民也侯英敏剛果孜孜愛民不屑顧事之利害爲趨避其於豪強根鋤梳剔無少貸而於善良則撫之如赤子至於禮賢育士尤所注意不以疏賤遺執法雖不容毫髮而不及於不犯馭吏雖若嚴而未嘗不厚於謹飭之人故自侯下車武斷鄉曲者無所庇於閭里舞文弄法者斂跡州邑碩鼠不刺鴻鴈興歌今聞侯去民如失怙恃戚戚焉無寧居而子獨喜而不寐甚矣

子之無意於吾民也余聞客言嚶然不能對者移時
繼告之曰桔槔之澤不若雨露之滋池沼之蓄惡比
江河之大侯之保民馭吏其治狀誠有出於等夷者
然 聖明方銳意惠養元元所以承 上意者則在
諸郡邑之守令也故恒博求其賢者而超擢顯拔以
鼓動其激厲之機使凡爲守令者咸有所興起以平
其政於民庶惠澤下流不壅若侯者槩以守令之賢
孰可先僂指乎則今奏績而去也 聖天子明見萬
里加以宰執之賢豈無所以待之而俾混處於衆乎
以其有以待之也則凡如侯受專城之寄者孰不思

所以自待而其處於下乎則侯之惠及於民當何如
也吾故爲之喜而不寐是或一道耳客曰鄙人固譬
諸飲食屬厭而已安及其他幸聞命矣客既退遂書
於縉紳珠玉之首因以復於二君且述民之意而爲
之詞

賀陳君廷獻考績受 勅命序

余友陳君廷獻爲御史明憲執法無所屈撓出按貴
陽及廣西所至尤稱得風憲體威而不苛明而不察
仁恕而不姑息故浹三載考績銓曹書最 上給勅
命褒嘉贈封父母如式於是同寅諸君榮而賀之屬

余以言諸君知廷獻於今日耳余固稔知而又以占君名位之進未易量爲可賀也蓋余與廷獻同舉進士廷獻初筮仕即補宜興令宜興在常州爲鉅邑地雖美而民實困士風雖淳雅而亦不能無健訟之習故宦於此者非廉潔無私則政之行多有掣肘於其間而惠澤因以不敷君乃隨事立法悉心推究而行之必力故民被惠獨渥試舉一二言之 國初張士誠據蘇州爲寇常州湯大夫拒守以糧乏預借武進宜興者一年濟急自後遂定爲賦額民甚苦之君疏於 上得於原納折糧布外增若干疋每疋抵糧一

石民困獲少甦邑中鉅室歲當起繇每詭寄田於親識戶下覲影射重差故細民之繇常與富室相當坐累君乃於每歲徵收但計田畝帶徵米二升貯倉糶銀解各官顧役詭寄之弊不禁而除縣治東西接連湖水舊有城垣坍塌民無所保障君爲擘畫脩築民不告勞宋岳武穆王嘗有功於是邑人至今戴之君爲改華光淫祠春秋致祭其他鋤強植弱凡有惠利於民者未易盡數蓋無不盡其心爲之故在邑甫三年連爲按治者疏舉政績卓異遂被 召擢授御史然則計君之才識蓋不待冠惠文衣繡持斧而可逆

知其績之焯焯迥出等夷矣夫世之負才美者豈易
縷數惟少有盡心於所事者故昔人論人才以忠實
爲上才識次之是豈才非所貴哉以廷獻所已歷而
皆穎特不群如此則其忠實可知由是而往或出典
藩臬或入貳臺省何適不宜而亦何有於不稱則他
日錫予之典尚有大於此者而其賀亦隨之余不
佞辱爲知己尚當執筆以俟固非但今日之賀也

送保定太守董君萬英之任序

保定畿輔要郡所以統制於上者僅一二風憲重職
無若外郡咸臨於藩臬諸司蓋尊官也然而距京師

爲所急蓋王畿之內人心安止則四海之大皆在統
理之內詩所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也邇者虜寇震
邊凡軍餉之轉輸士馬之調遣人心不安甚矣重以
水滂螟蝗爲災流徙求生者絡繹於路然則萬英之
往其理郡治民所以仰止前哲者豈但當見之不惑
守之不移而其勞來安集固結人心俾是郡巋然峙
畿內如長城焉則固大有所經畫於其間矣

送太守黃君伯望之肇慶序

莆田黃君伯望以進士累官戶部郎中明信惇毅蔚
著時望弘治乙卯有旨令有司治外戚居第時災

異迭見 詔諸司脩省伯望遂抗疏謂脩省莫先於節財用節財用莫先於止土木况外戚居第未至庫陋必欲治之則糜費不貲且動衆興嗟安在其應天以實也詞旨剴切得寢士論躉之故一時聲名鏗錫震耀而大司徒周公伯常少司徒許公季升猶極器重其莅官主於愛人利物嘗權貨臨清寬而有執商旅稱便以是超遷顯擢人不謂驟比肇慶缺守宰臣疏其名遂被 命往踐其任濱行余同年友陳君子居及侍御陳君時周偕其鄉縉紳屬叙行李昔趙韓王相宋祖定天下以半部論語李文靖爲相自謂如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故恒誦論語不置夫以韓王之元勳文靖之聖相其所以佐成開基致治之業者咸不出於論語而所以致力者猶在於節用愛人之一言則所謂節財物者非治民之藥石哉以相天下猶不外此而况於守令之親民者哉今伯望居郎署之列事固有不能直遂其志者而乃汲汲欲見諸行不顧批鱗論列則茲往也受專城之寄膺承宣之任事出於我而無爲之沮抑其所以嚮往可知而其所至當不可涯矣惟名位權勢易以移人苟非的然有見於中鮮不眩於岐路然則伯望行矣古

有為治力行之言竊願舉以為韋弦之助也余聞伯望為莆中世家其先有曰滔者唐乾寧初為御史裏行以文名傳至國初有曰孟珍者業儒篤行屢徵聘不受子龍舉進士任戶部主事諛舉明經歷官廣元教諭遺愛在人至今祀其地戶部之子綸舉鄉進士為順德教授教諭之子廷立即伯望之父誥封員外郎飭躬樂善不失其世守則伯望之賢固有所自哉

送同年楊君尚綱副憲江西序

天下之藩臬稱雄劇者非江西則兩浙蓋難甲乙者

也故其文獻之盛民物之繁獄訟之紛雜率倍蓰於他所而政事之施亦如之凡吏于其土者雖郡邑恒慎擇人况郡邑而上其責猶重者乎以其責之重而任之慎也而其遷陟登進之序亦不例與諸藩臬相埒則抑揚之機亦勢有不得不然者矣比江西按察司缺副憲吾友刑部正郎楊君尚綱承命往補諸縉紳私相喜曰吾儕可以彈冠而慶矣蓋君明達謹厚持法兢兢不敢失尺寸自舉甲科入憲部於今十有七年而公明仁恕之聲騰播如一日往歲荆楚有大吏訐訴於親藩者屬君按詰君議辟處法無偏

重人以得體歸焉繼按治兩浙者坐執憲刻雪爲下
所訐亦屬君平之比奏當之上人無異議其熟諳法
比非一日矣故事官歷西曹即署以陟貳外臬者僅
踰十年君復過之其恬於進取又如此故君是擢雖
引領跂踵欲得之者亦邈然無後言則君之信於人
固有素哉濱行凡同年在京師者咸以爲榮諉余言
贈之夫法者所以整齊天下之具而憲部按察則所
以秉法於內外者也故非明不能別奸慝非公不能
杜請謁非恕不能悉人情一或有失則召災致異鮮
不由之而况又當雄劇之地乎考尚綱素履其在內

焯焯如此則膺是任而往也譬之建瓴水於高屋駕
輕車於熟路耳而何暇於窺啓寡聞之談哉獨嘗念
陸文貞有言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說者以
爲庸人何足以擾天下之事擾天下之事者乃小智
之人也故孟子以行所無事爲大智今天下之事擾
於小智多矣官有羨員賦無定法聲容日盛根本日
踈凡上之所以弛張下之所以趨事益倍於異時正
昌黎所謂民就窮而斂愈急者也則尚綱往矣法家
之事吾無容喙若此者可以預處而禁遏之否乎余
不佞庸以是致諸同年之意尚綱固不以規爲瑱也

送侍讀毛君維之歸省序

東萊毛君維之舉進士入翰林爲檢討歷侍讀蓋十又七年矣而以學行之懿蔚著時望荷主上簡用始爲纂脩會典官繼克經筵講官又克皇太子講讀官凡職所得爲者無一不與茲以其二親皆踰七望八垂白在堂也疏乞告歸省上特許之仍命乘傳以行故事諸司章奏有所請悉下所司覆奏而後得旨裁決未有徑許者亦未有以私事而得乘傳有之則特恩也君乃獨兼被之不榮矣哉濱行閣老先生而下各賦詩贈別春辱同年也則屬爲序

往歲癸丑維之初以檢討績最尊翁養浩先生以教授居林下被封如其官母劉爲孺人維之即乞歸省上既許矣至是復有此舉議者或以爲汲汲於私恩而於公議若緩者惟昔溫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一時晉室名臣固少儼也而其奉檄絕裾不能不貽君子之譏今天下一家四方無鬪爭兵革之聲士之仕也皆所以樂行其志而不詒伊戚苦無容於絕裾而去者然不有榮宦忘親者乎則維之此舉宜厯聖明之慨念矣獨嘗誦四牡之詩知古昔人君燕臣極叙其思歸傷悲之情閱其出使靡盬之勞

蓋所以體悉之者甚至而當時之臣益不憚於公家之事故先儒以爲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今維之居文學侍從之列兩乞予告皆蒙 詔許而恩賚之加又出恒典則 聖明體悉之者可謂至矣况近以 東宮輔導得 賜五品金織緋衣寶帶禮待優渥則君之所以圖報者豈可或後而安於戲綵承顏之間哉詩曰式遄其歸試於維之行爲一誦之諸公之賦大篇短章其旨趣當亦不出此也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三終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四

序

壽逸庵先生詩序

逸庵先生者世家河中今經歷都察院事景君佐之尊府也別號中條散人逸庵惇朴好古聞人有一善輒傳誦不置口喜調人之急恒傾囊竭儲不恤而其自處則服儉敦素雖寸楮用之惟恐失所宜遇人謙恭卑抑無所矯飾雖肥遯丘園而其憂樂之心未嘗忽然於斯世成化乙巳邊圉弗靖有 詔許入粟補散官乃慨然赴之蓋非徒跣慕冠服之

榮也未幾經憲君舉進士爲東安令聲績卓越得被
旌異逸庵復如例受 恩封今年屈指春秋八十有
六矣五月望後一日寔懸弧之辰經憲君以縻於官
守弗獲稱觴膝下也不能無望雲之懷於是侍御諸
公各賦詩歌祝頌而車君茂賢高君文明猶有里閭
之誼則命善繪者爲圖而書之屬余序諸上方夫壽
者五福之一諸福之所由以享也觀於松栢岡陵之
詠銅狄鐵杖之誦則君子之愛其人者恒以是致祝
况於其親乎顧有生非其時而兵革鼓鼙之聲雷轟
霆震不能以一日寧居或非其人而武斷雄豪爲閭

里所嚴憚或無賢子孫以嗣續於後如漢中郎李謫
仙然則雖壽亦將何以爲樂哉今海宇又寧正當
國家全盛之日而逸庵不出里閭履祥納祉於桑梓
之間可謂得其時矣而且秉德好義爲鄉人所景慕
師法又有子如經憲能以其受於家庭者敷惠畿邑
贊政都臺以荐被 寵榮以及於親則逸庵之壽豈
尋常可媲美哉是宜諸公播諸聲詩而揄揚祝願之
無已也余聞古之壽考者多出於深山窮谷如甘谷
青城之類未易枚數即以中條而論則若張通玄若
司空表聖者亦不少如逸庵者豈其流亞歟古之帝

王尊高年禮遺老以勸孝悌故有粟帛之賜有官爵之命有蒲輪之召今 聖天子治法徃古而於耆耄之人時令有司給賜有差其賢而年特高者間遣使存問則逸庵之恭迓 寵光於異日不有在乎而况於其子之名位未艾則其所膺受亦未有涯也諸公尚有以慶于後余不佞僭書此俟之

送太守陳君天澤之開封序

開封古名郡也在宋爲京府尤號煩劇故選任恒慎擇其人而其賢聲茂績烜耀當時流溢後世者亦不少如楊汝礪之盡心民事薛宿藝之嚴敏擊斷呂坦

夫之嚴辦有聲蓋未易枚數至於今史述之人誦之於乎是何其多賢之萃於是郡耶比者郡缺守公卿皆難其選銓曹疏刑部郎中陳天澤之名以請

制可蓋君太原世家俊爽明達非沾沾者舉進士主政刑部平恕廉威凡權法網者得君斷決自以爲不寬大司寇而下咸器重之故開封之 命甫下人翕然以爲宜而同寅諸公於其行也乃請余言叙行李夫開封固號煩劇也要其風俗則人秉中和之氣重禮義而勤耕紆有自來矣以其重禮義則上之教易行以其勤耕紆則上之治易致故以循吏而論古今

之稱述者必曰龔黃卓魯而龔黃卓魯之在開封者
居其三焉如子康之密次公之潁川仲康之中牟今
皆開封屬邑也惟渤海乃齊魯之地耳固三人者之
治心飭行迥出等夷豈非亦其人之易化而教之易
行乎然則以君之歷於刑曹者焯焯如此其於開封
蓋不啻如丸之走坂水之決渠直易易耳異日策勲
考績又何昔賢之讓耶抑余聞天澤之尊甫先生舉
成化壬辰進士始令武強繼轉秀水皆著豈弟明威
之緒尋陟內臺為御史副憲山東轉長憲聲望重天
下今為南京太僕卿則官箴政譜授受於家庭有素

是宜天澤之發朝仕途丕著聲績也古之論世官恒
以公卿子弟為賢觀於天澤有足信者而其名位當
未可涯矣

賀侍御方君文粹考績受勅命序

國朝著令凡兩京諸司及在外自郡邑七品而上歷
三載考績能舉職者咸給 誥勅以寵異之父母存
有封沒有贈皆如其官此不刊之典也然三年之間
在外者固未易猝致而在內者人事靡常亦未可逆
計而得者故得之率以為榮世之仕者往往重內而
輕外非特勢之所趨然也亦念罔極之恩寸草之心

必藉是而後慊耳否則雖列鼎重裊亦何足為親之
 軒輊哉吾友方君文粹舉進士為宣城令安民馭吏
 焯著聲績居四年以憂去服滿改藁城不踰月徵入
 內臺為監察御史其在職凡檢身執憲兢兢恪守無
 敢毫髮失父之奉 璽書清理益法於兩浙至則剔
 奸剗蠹法大振舉商民便之而課用不虧代還適浹
 三載奏績書最於是君之尊府臨桂簿獲受
 封為監察御史母 贈孺人夫以百里之佐而一旦
 躡躋臺端之秩其為榮耀可勝既耶同官諸君乃相
 率為賀謂余同年也則諉以言夫君之所以勞臣而

加恩於其親者以其忠也臣之所以脩職而徼寵於
 吾親者以其榮也故非忠則無以錫寵於君而為榮
 非榮則無以顯名於親而為孝然則文粹二親之被
 寵光輝赫如此其所以事 君顯親者蓋可知矣凡
 有親者孰不感動固宜諸君之賀也惟古之論孝者
 曰大尊親今御史而上凡部臺卿寺其為階也有幾
 而其名之遞尊亦如之為臣者果能効忠竭智於職
 所當為則可以計歲而迭進焉苟進一級則親獲一
 級之尊惟自畫而不求進者則終於此矣文粹德器
 溫雅遇事無難易恒以身任之則其將來秩之進也

當無涯而其所以徼寵於吾君而尊其親者豈但今日而已哉抑余聞文粹之兄洪以鄉進士爲國子學錄蔚有時譽而其兄弟自相師友故其莅官如此然亦可以占封君之所積方氏之興固未艾耶

賀侍御費君存仁考績序

昔人論仕宦有三榮謂宰相翰院御史也而於其中又以御史之榮爲甚蓋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屬廊廟宰相待罪則權之所在不特進退百官而已繡衣所指不問尊卑白簡前立姦回氣懾則天子耳目之所及者甚廣不止絲綸之代而已余則以爲是在其

人焉耳故曰得士則重使不得其人知之而不能言言之而或不當威望不足以懾姦回議論不足以振綱紀則亦安在其人哉侍御費君存仁初舉進士爲令廬陵焯有聲績越三年遂被召爲御史其爲御史也嚴毅端慎畧不自恕而風采言論震聳一時尋按治廣東雪冤繩慝郡邑之吏不寒而慄故惠敷弊革海濱崖穴之民始知有真御史既代還御史大夫重其聲望乃屬視諸道章奏之當進於上者蓋故事也比三載滿考績最得給勅命進階如式於是同官諸君屬余言賀之夫御史言官也自君之勁資

英識居之而能舉其職以膺有 寵褒則所謂御史
之榮者君實無嫌矣惟臺諫之設自古不輕諫主論
天子之愆謬臺主察百官之罪惡我 祖宗以來臺
諫雖兼得言而御史則言之又得行蓋視古益重也
顧納諫之主不易遇而進諫之職不易居今

聖明在上十有七年矣而於言官所言未嘗不聽或
有不當亦皆優容及遷擢任用例不與諸司伍其視
前代之外示遷除內實踈斥者又不侔則君之所以
獲舉其職以有其榮者可不知所自耶知所自則所
以圖報稱者又豈但尋常而已耶天下之事固非一

人能周而天下之治亦非一人能盡爲則紀綱之地
固事權之所在乃天下矚目以爲低昂輕重也尚益
思所以振其綱握其權以起民之疾拯時之弊則所
謂仕宦之三榮者豈復有能過而君之榮益焜耀無
窮矣

送浙江叅政童君世奇序

戶科都諫童君世奇拜 命叅政浙藩時兩浙守臣
洎觀風之使疏奏歲大侵 上廼命御史中丞往視
一切事宜附之興革矣適叅藩者缺員公卿大臣博
議是地居東南爲鉅藩財賦之仰給京師者處天下

之半凡吏於其間者宜皆得人而况旬宣之寄哉遂求諫議之著時望者二人以請而世竒得

旨往焉故事都諫僅七品耳然舉天下之政治凡上之所以出於下與下之所以陳於上咸得議其可否得失且旦夕侍從天子左右補過拾遺爲耳目親信之臣故其選擢於初者至慎不輕以其不輕也而其前資恒處以部佐及卿寺將爲執政柄用之儲如世竒者履任既久忽膺是擢若少屈焉者豈古所謂從九卿出以憂國者耶盖君爲吾捷爲世家敏達清慎自舉進士即被簡拔給事工科洎轉左右於天下

之利病知無不言而言亦無不行遂晉戶科執論侃侃務以不失其職爲心故凡諸司之敝政有望其風采而不敢行行之而中輟者多矣則茲往固少屈抑豈不得究其用於一方乎世竒濱行其舊僚友韓君愚夫輩謂余相知深屬贈以言夫言天下之事易行天下之事難行之而以爲已任者尤難也昔趙克國居金城圖上破羗虜屯田便宜爲公家忠計下公卿議初是其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甚至詔書責讓卒不少變竟如其言而羗人降服則任天下之事非知之審任之力不擇利害爲趨舍者孰能之哉今

東川集卷之四
兩浙殊非羗中比而其事亦非有難處也顧其民之
迫於征輸而困敝凋瘵思望上之人力任而甦息之
者久矣况又加以凶歲其爲心尤切則君之往也余
豈但以其能行望之哉於是而位益進任益重則由
一方而天下又不但爲吾徒之望而已矣

使節壽親詩序

使節壽親詩者何諸縉紳大夫爲進士內江鄭君有
容而作也其所以爲使節壽親者何有容承累世儒
家之胄服膺庭訓舉壬戌進士試政臺端雖
帝臣之願弗違而望雲之懷孔亟既踰年始獲奉

天子之命至叙州叙距內江不捨舍因得持節道過
以拜家慶也其所以爲壽何有容之尊甫先生今年
適屈指甲子七袞而母石亦如之十月初九日爲誕
期計抵家定省之余又得舉一燕而稱觴膝下也余
聞而怡然曰是宜諸縉紳之發於言者長篇短章金
輝玉映有不容已者矣史稱司馬長卿爲中郎將建
節往使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前
驅蜀人以爲寵則世之恒情固以富貴而得歸故鄉
爲榮也然讀四牡之詩有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又
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則古之人當官而行制於王

事而不得遂其將養之心者又未嘗不動其戚戚之念焉以其不得養其父母爲可憂則得養之者樂何如也今有容之使既得歸其鄉而又得覲二親以稱壽於王事之暇庶幾公私之情兩盡臣子之願兼得而非矜名眩寵者之爲矣是宜諸縉紳詩歌之所由以作也爰爲之序而因系以古詩四章其詞曰

維此七月西風孔懷悠悠旃旌誰適與儕苑彼桑梓其思無涯

維桑與梓于江之滄我心胥說歸寧父母綵衣其裳蹲蹲其舞

既有旨酒會我諸兄躬率諸婦來燕于庭生我育我厥底于成

瞻彼南山其崔其嵬以介眉壽永以爲依載其德音邦家之輝

荊門州志序

九丘作而禹貢繼之周職方又繼之所以志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貢賦之制備矣自秦廢封建置郡縣沿漢洎唐以來遂有地里志郡國志風土記耆舊傳諸作或總括區宇或特著一方雖若不同然皆志類耳今天下之地里人物風俗古今沿革有大明一統

志所以總括者無遺矣然撮其綱而不能盡其目舉其大而不能及其小法亦然也故藩省郡邑各有志蓋加詳焉而其纂述大旨則不出乎一統志之槩括固所以遵時制而亦豈能復立例哉士之博古者試取而讀之則凡某郡某邑之風俗道里人物之類不出戶庭可究而其用世者欲酌其政事之廢張緩急亦無不得於几案間况其所以昭興替垂監戒者又靡不備耶此荆門州志之所由作也餘姚韓侯某以鄉進士起家來守是州廉平威惠越二年政通歲成民罔弗乂乃索志得舊稿於掌固者觀之病其未

悉遂祖一統志爲義例屬考校刪定釐爲數卷將鋟梓屬予序之且曰文獻不足殆難免於掛漏譌謬然後之君子固可藉是續而補之也予既受以從事復告之曰荆門屬古南郡自漢末曹劉角逐終歲當矢石交戰之所尋五胡亂華其害尤未易言迨吳晉之時雖幸羊陸之交歡而刁斗之聲亦何嘗息唐混一未乂復據於藩鎮而荆門陷爲僭竊之區矣陵夷及五代干戈無歲不動在宋中葉薄隣金狄民之疲於奔命者尤不異唐季世則士之生其地者何暇考德脩業而仕於其間者雖欲按圖問俗有事於志而亦

將何所紀哉天啓 皇明肆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
鴻業聲教暨海外而荆門在湖湘距中州不千里尤
爲華夏文明之地故俗由政革物以時成地因人顯
而是志之所採掇登載若猶有不盡焉者然則君子
之觀之也豈但知是郡風俗之美惡人物之盛衰治
道之隆替而已哉感 今日之遭遇懷昔人之流離
而未遇者益奮其思齊之心既達者益勵其效用之
志然後知是志之非徒作也

送長史王君經濟序

自古帝王固莫重於封建藩國而其要又未嘗不急
於選賢擇人以為輔也在漢如賈誼之傳梁王仲舒
之相江都說者乃以為文帝武帝之不能用二生不
知乃所以深用之夫誼與仲舒固一代名儒然以親
親之愛上欲敦頡弁之恩下以樹維城之業則委任
受寄豈其微哉我 國家分封之典視古益重凡
王國之建置但食祿於有司而不與其政親親貴貴
兩極其盛輔道之賢咸遴選以克若長史者則尤爲
府寮領袖故禮儀之施設租稅之出納戎卒之拊循
皆在所職掌蓋必學足以明於物理而不闇識足以
通乎世務而不迂行足以律於衆庶而不愆然後爲

宜否則鮮有不致負乘覆餗之誚者遂恒簡於進士任之其不輕而重也不亦較然哉吾友王君經濟明銳穎拔自成化癸卯與余薦於鄉越十年而後登甲榜其邁徃直前之氣蓋充乎不可禦者以是名重於公卿間會汝府右長史闕時受任者多以不舉職譴乃詔慎擇其人處之君因陟其任未朞月聲稱果裊然遂結知於殿下用薦

誥封贈其親及妻室比殿下之國

皇上重念同氣輔導之賢晉正四品祿章服亦如之於乎其榮矣哉君將侍王就國同鄉諸縉紳大夫

歆艷弗置屬余以言贈余於經濟非但燕遊一朝之好也不可辭惟天下之事未有不基於始而當慎者况於王者之有家乎譬之築室者其基固而後棟宇隨之若規模者則所謂立國之基也我

國家撫有函夏以仁義忠厚爲規模凡其親親用賢理民馭夷率履不越則殿下之往也其於仁義忠厚之規模固但仰承祖宗之訓而無所事事於其間誠足以荷天休垂世澤於有永矣而其所以翊贊承弼者非君孰諉哉異日稱藩輔之賢爲善如東平好學如河間而以殿下爲先則君與有榮焉而我

皇上之所養育任使之恩亦不負矣經濟行庸以是爲贈諸大夫以爲如何

送右史柯君斗南序

自蕃屏之制啓於周同姓之封紹於漢厥後凡帝王之子若弟皆備官以輔成其德釐治其事如在漢爲太傅內史中尉在唐爲傳諮議友文學祭酒長史司馬非一職也今親王以下官屬有左右長史有紀善伴讀教授及審理蓋亦酌古之制而其匡輔左右道之以忠孝仁義保國愛民上衍宗支於有永下垂統祚於將來則尤以長史爲重豈但他職之領一事

而已哉 皇上有第曰 榮王其右長史爲吾友柯君斗南斗南世家成都其先爲莆中人有曰述者在宋理宗朝直龍圖閣學士七世而至君之世父曰潛景泰辛未進士第一人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叔父燉成化丙戌進士官至浙江按察司僉事其慶澤之流家學之傳非一世矣而君惇敏謹重學務篤實尤爲人之器識故舉弘治癸丑進士既登庸矣而執經以求指授者屢恒滿戶外業成而去徃徃取高第以是名震公卿間會諸王出閣 詔慎簡輔導之臣遂膺選爲翰林院檢討日侍 王講讀啓沃

東川集卷之四
良多比外艱去 王眷念不置乃逆計鼓琴之期請
於 上驛召至京擢右長史則斗南之賢所以脩於
身而受任於 上者豈流輩可匹儔哉今年
王將之國君以執事當從行鄉之縉紳大夫諉余言
贈之夫閭里之士有負百金之產者於子弟必擇名
儒教之否則以爲愛而弗勞之也况貴爲天子富有
四海所以待其子與弟者宜如何而肯委之庸人哉
顧世之仕者恒重內而輕外重勢利而輕道德視執
權筦要者每垂涎焉而於是反有憚於中者斗南自
受 命即歡然無幾微見顏色惟以負乘爲懼而日

勤其所有事遂被 王優遇比者又荷

聖明篤意親親進四品祿秩章服視其心豈以權勢
爲軒輊哉古之賢哲爲王傳者多矣如漢衛綰於河
間而以忠實稱師丹於東平而以廉正著皆非有權
勢烜赫者至今名垂史牒不朽斗南往哉以君之持
心飭行其於前賢當思匹休不讓明日荆楚之間論
藩輔之賢以河間東平歸 王則斗南匡輔之功豈
可少哉

瀛海奎光後序

西克學士紫厓馬先生良佐將赴南京翰林諸同僚

合餞於敝廬各賦瀛海奎光詩以道意詩有序既諉
大史程君正之矣謂余在里閭之末亦宜贅一言紫
厓初被簡命余趨而賀之曰學士尊官也南京重
地也先生以才望往踐厥任吾黨之士彈冠結綬而
慶固也惟天子方勤緝熙之業而

皇太子將出閣受經如先生者講說細旃之上弼諧
承華之間則所以助君德成聖功其裨益當不少
而顧舍此就彼何居且南京雖今之豐鎬也然其事
簡其地遠簡則才有所不盡遠則情有所不親故士
之銳於用世者恒不樂往焉即有往者則其心熱中

而頰忸怩者累日月不釋此亦人情也先生輒然而
笑曰惡是何言也吾稔與子遊子尚爲知我哉夫都
高官執化權語人曰我不欲非愚則僞欲之而矯情
飾貌或役焉有所求非吾徒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
得之不得曰有命吾亦安其所遇而已矣况吾嘗愧
伐檀思不忘儆戒於朝夕今之往固幸其簡且遠以
究吾志耳余聞而悚然不知汗浹於背乃進曰鄙人
固不固亦莫得聞此言也古稱有道之士爵祿不能
移其心流俗不能渝其守於乎其信然耶因以書于
卷末先生之所養亦可槩見也

東川集卷之四
賀侍御陳君克謹考績受勅命序

考績之法昉於虞周歷代不廢而勅制之頒給所以嘉勞臣下而厲其忠勤者蓋自殷周以來皆有之國朝凡內外臣寮三年一考三考爲滿其有績最者給以誥勅兼封贈其親一代至三代厥後改爲三年遂著令余友陳君克謹爲御史三年考績被給勅命如式於是諸同寅祭而賀之屬余以言昔人論御史爲雄峻之職又謂清而要蓋以其衣繡簪筆於天下事知無不得言而言亦無不得行其出按州郡則仁行如春威行如秋信非他治一事守一職者可

匹儔也克謹端方沉毅無少矜炫其始爲令於太湖也以惠愛得民心數爲按治者所器識剡薦無虛歲乃膺 召擢補御史其爲御史則正色直言風采震肅常奉使貴陽及南畿簡而不畧威而能愛伐擅興詠碩鼠不刺則其所以膺 聖天子之褒嘉而馳榮於其親者豈無所自哉余嘗觀世之居是任者多矣其志尚嚴則謂不能動搖山岳震懾州縣爲曠職故所至務厲搏擊毛舉細事深文巧抵而於太奸一不究或尚寬則以古之稱名御史者未嘗言按人官屬稱爲長者故一切脂韋媵媵喔囁尹嘯而無所建明

東川集卷之四
十七
二者胥失之矣如克謹當寬則無破觚爲員之縱當嚴則有埋輪當道之節不激時以沽譽不釣竒以駭俗持是而往其於名位豈易量哉昔宋明道先生爲御史對神宗有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可神宗以爲得體張天祺爲御史每進對必陳古道引大體不舉竒細及論新法則章至數十上如克謹之垂聲邁烈如此其槩量於中者固有素耶余與克謹同年每見其蒞官臨事重厚縝密稱老成者咸遜避恒企慕焉而未

能故於諸君見諉不惜言之克謹慎無以余言徒頌而不規也

瑤臺嘉慶圖詩序

瑤臺嘉慶圖詩者諸縉紳大夫爲封太孺人王氏而作也太孺人者贈兵馬副指揮胡君之配今兵馬指揮欽之母春秋七十矣弘治癸丑冬十二月十五日適衣褐之辰諸縉紳與欽遊者賦詩祝頌繪圖於中而書其下詩有序以屬余蓋太孺人揚之寶應世家資性明淑既笄歸君所以事舅姑諧妯娌無弗順適里人舉以式閨壺甫三十稱未亡人即屏簪珥鉛膏不御確意綜理家政以待其遺孤之成立即欽也

欽比幼學遣從名師所以訓飭之者不以愛弛及奉業南雍復親往視之曰吾所以忍死至今者恃此蓋將異日可以見而父於地下安得令予然遠違乎欽以其母之教且愛益感奮歲丙辰遂獲拜今職越明年又獲被給勅贈父封母如式而勅之辭有慈惠勤儉孀居守節之褒於乎若太孺人者可謂能竭母道而不負所天者矣則今日之享壽膺福豈偶然哉此諸縉紳所以歆艷弗置而圖賦之祝不容自己也抑余聞欽初宦於此以南北風土異宜不可屈太孺人就養乃留其婦供饋左右久之始議遣奉迎大

孺人亦喜其子之成也遂歆然就道至是居官邸欽出則蒞官治其所有事於外入則奉母承懽色養於膝下於乎如欽者可謂隆於孝養矣世之仕者廢蓼莪之詩而不忍誦固已無及幸而有親具慶則又道理脩阻不能無陟屺陟岵之懷觀於欽當何如其感也則視太孺人之安於榮養其心之豫悅可知而其將來之壽亦豈可涯涘耶况古之壽考者多窘嗇於先而享其盛於後如漢之宋之蓋盈虛消息非特人事亦天道也他日欽之名位漸進而太孺人之福亦如之則瑤臺之賀又有大於此者愧余言

東川集卷之四
不足以紀其盛尚有待於鉅筆名公姑書此以爲權輿云

送黃君通理二尹永豐序

古之制縣有令掌導揚風化撫字黎氓執四民之業崇五土之利養鰥寡恤孤窮審察冤屈躬親獄而丞所以爲之貳也是其職宜無不統而昌黎乃謂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豈其然哉或者以爲有激而云又謂譏斯立之怠事殆不誣也吾友麻城黃君通理比受命丞求豐其鄉之縉紳大夫士僉爲君喜屬余贈之蓋吉安之在洪都爲劇郡而求豐之在吉

安爲劇邑通理端雅有文而敏於吏事文則不泥於簿書期會之務而敏則有剴繁治劇之能非豪胥黠吏所能舞弄也則茲貳秩百里其慎於所事以不蹈昌黎之譏不有餘裕哉雖然余於通理非燕遊一朝之好也則亦不能嘿嘿而已今州縣之職固不異於古而大江之西其所以軫念於九重者尤以萑苻之徒爲切也比者勢日張大民甚罹荼毒遂厯聖明命變易一二守臣撫捕期於山行野宿外戶不閉與民相安於田里而猶未能也則君之往其所佐令以仰承上意者雖非一端孰有急於此哉惟古

之禦盜者多矣而莫良於裕民者若龔遂之治勃海張綱之治廣陵可覆視也通理其亦嘗以是槩於中否乎或曰有是哉子之迂也方今執事之吏厲士秣馬日期草薶而禽獮之以爲功而乃欲從事於此不猶驅市人以習俎豆之儀耶則應之曰通理好古之士也余言豈爲市人告哉

送太守姚君原學之任荊州序

荊州古郢都也秦漢以來爲南郡爲江陵蓋當四集之地巍然峙江漢之表有非諸郡可比者故自古恒擇其人任之而亦多以名績稱嘗稽諸往牒有未易

以枚數者即其著而論則在漢若郭賀楊震在唐如李德裕在宋如張齊賢雖歷世已久而人心仰慕如一日然考其跡則惟持已之清約撫民之仁恕莅事之公勤而已故稱郭賀者曰厥德仁明稱楊震者曰性公廉不受私謁德裕則曰孜孜民事無一日怠齊賢則曰敏於吏道庭無滯訟是亦何有異人之事而亦何有人不能行者哉顧今之仕者若以是爲平平也而反飾詐以釣竒違道以干譽而於利民律已之事若無所事不屑爲亦獨何也比荊州缺守銓曹䟽請於上以禮部郎中姚君原學補之縉紳大夫咸

喜謂宜而又慶是郡之得人也諸僚友乃相率致賀而屬余言贈之顧余何以致愛助哉惟嘗以職事濫有一日之長竊見君勤於職業不以難易爲趨舍而識悟敏決視事若無難處綽有剴繁治劇之能心固噐之繼知其初舉進士即補新昌令新昌浙之望邑也素號難治而原學始發軔即著績則今又歷部署既久其於治郡也但推而廣之奚啻馳駿馬於康莊乎是固宜諸縉紳之喜且慶也余所欲忠告者則尚以古之諸賢自居而不惑於流俗之論見之真守之確則雖不爲世俗所知矣將不爲君子所知乎雖不

爲今之君子所知矣將不稽於古之君子乎余與原學誼不可徒語以驪駒之談也而數數如此君尚無以窾啓寡聞而爲瑱哉

送尚書李公之南京序

禮部左侍郎李公希賢被命擢南京禮部尚書公感激寵恩既拜謝闕下矣復念先以太常少卿擢侍郎不踰年蒙賜誥贈祖及父檢討公如其官而祖母及母爲淑人皆未燎黃壠上而繼母封淑人亦久違膝下乃疏乞取道過家少罄私情上重公孝思即報可賜寶鏹五千貫爲道里費仍

東川集卷之四
命給驛以行是皆出於異數也公濱行諸公卿嘖嘖
歆艷乃設供帳於都門外送之而各賦詩歌以贈屬
余序於上方竊嘗慕公世家上蔡也上蔡今中州地
故自昔出詞林爲監司奉 勅董學政於兩浙於關
右以及齊魯之地恒得取道一過其鄉鄉之諸大夫
暨衿佩之士爭相考德問業者咸勃焉以興其觀法
之心茲又以遷秩奉 命乘傳而歸覲慈顏於萱背
瞻松楸於丘壠其榮耀視昔何如而諸大夫與士之
觀法者益何如也則諸公之所以歆艷而贈之固宜
余與公同榜而升同官而處茲又承乏同部凡所以

資輔仁之益敦協恭之好以共祗脩職業少道素餐
之咎者於公寔賴焉不啻膏穀之仰時雨則是行也
固榮之也亦寧憇然也乎所竊喜者則南京

祖宗肇基之地也百司庶府猶存若禮部者古秩宗
之任有教化之道焉故我

聖祖於禮之制皆酌一時名儒如陶主敬宋景濂輩
所議而參定之其典籍固尚在也今雖因時損益貴
於得中而失其舊者則多有之風俗之少變亦豈無
所繫哉昔人謂禮失而求諸野况非野者乎則公茲
往考索之餘宜亦有槩於心者異日應

召而來當有以語我則爲固陋之助者不少而於風
化之機不能無望焉豈使日趨時好而漫無所定哉
是則余所私喜者固不敢但懷離群之感而已也遂
用以序諸公群玉之首公其以爲如何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四

終